

doi: 10.3969/j.issn.1672-4933.2023.04.019

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李娜 章卫芳

LI Na, ZHANG Wei-fang

【摘要】目的 探索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为情绪理解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自编的内部情绪理解问卷,考察159名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包括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3方面。**结果** ①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儿童($P<0.05$);②不同年级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水平差异显著($P<0.05$),不同性别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③父母的听力状况对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影响不显著($P>0.05$)。**结论** 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儿童,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随着年级的增长不断发展。

【关键词】 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愿望理解;信念理解;情绪表达规则理解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Methods** By means of self-established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examination, we explored the 159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tal emotion. **Results** The level of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disability was lower than normal children. The level of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improved with the increase of grad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and grade-gender interaction effect was not remarkable. The level of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will be not influenced by the hearing condition of children's parents.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disability is lower than normal children.

【Key words】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Mental emotion understanding; Desire understanding; Belief understanding; Emotional display rules understanding

1 问题提出

对情绪的正确理解和表达,是个体人际交往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个体的一种主观体验,情绪具有建立、维持和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直接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1]。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听力残疾者总数约2780万,其中6岁以下听障儿童13.7万人,17岁以下听障儿童58.1万人^[2]。听障儿童因为听力受损无法有效获得语调等由听觉信息传达的意义,以进行有效的人际交流,导致其不能理解或误解社会规则、主流文化态度等,并可能造成社会适应困难^[3,4]。目前研究主要针对听障儿童情绪理解的某个成分进行探讨,对象多为小学生,年龄跨度有限,无法深刻揭示听障儿童情绪理解的特点。本研究尝试通过自编的内部情绪理解问卷,揭示听障儿童(幼儿和小学生)内部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改善其人际沟通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主流社会,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情绪理解属于广义认知发展(wider cognitive development)的一个方面,是个体对情绪外部状态和情绪

内部心理状态及其过程的理解^[5],包括3个维度和10个成分,分别为:(1)理解外部情绪阶段,主要包括表情识别、情绪情景识别、提示物对当前情绪的影响理解3个成分;(2)理解内部情绪阶段,主要包括愿望理解、信念理解以及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3)理解反思情绪阶段,包括对混合情绪、道德情绪、情绪调节和情绪原因的理解。外部情绪理解主要考察儿童对简单因果关系的理解,是其他两个阶段的基础;内部情绪理解主要考察其对于内部情绪的理解,略高于外部情绪理解;其反思情绪的理解是最高阶段。

愿望与信念对情绪作用的理解主要考察儿童对基于愿望和信念情绪事件的理解。对情绪表达规则的理解主要考察儿童是否理解个人的外部表现和自己内心真实体验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儿童约在3岁时能够理解基于愿望的情绪;4岁时开始出现理解和信念有关的情绪;大部分6岁儿童才能够通过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任务;基于愿望和信念的情绪理解能力是随年龄的增长逐渐提高的。4~6岁幼儿可以隐藏自己的情绪,进行自我保护^[6]。

作者单位: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 上海 200072

作者简介:李娜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

通讯作者:章卫芳,E-mail:455748115@qq.com

与普通儿童相比,听障儿童信念理解发展迟缓,70%平均年龄9岁的听障儿童无法理解信念对当前情绪的影响。听障儿童对愿望的理解不差于普通儿童,但是其在信念理解任务上的表现低于普通儿童^[7-9]。

学龄听障儿童在情绪表达规则认知能力和情绪表达策略上存在性别、情境差异,即女生优于男生,积极情境优于消极情境,积极情境中易使用弱化和掩饰策略,消极情境中易使用平静策略,而健听儿童则不存在以上差异^[10]。听障儿童在情绪表达策略上存在使用原因解释困难^[11]。听障儿童比普通儿童提到更多关于愿望的解释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长。关于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的研究较少,研究结果以西方文化背景为基础,特别是情绪表达规则,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对情绪表达规则有不同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表现。本研究主要考察中国听障儿童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的状况。

2 方法

2.1 被试

听障幼儿被试来自上海市一所融合幼儿园和听障儿童康复中心,听障小学生被试来自上海3所聋校,分别为幼儿36人,一年级38人,三年级54人,五年级31人,共计159人。普通儿童被试来自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和普通小学,分别为幼儿31人,一年级30人,三年级42人,五年级48人,共计151人。所有听障被试除听力障碍外,不存在其他障碍。

2.2 研究工具

自编内部情绪理解问卷。以情绪理解测验^[5]的情景故事范式为基础,参考Kusche情绪访谈^[12],编制儿童内部情绪状态理解问卷。在正式施测前,随机抽取30名大学生进行预测验,对情境故事进行文化适应性分析,并进行相应修改。之后,随机抽取上海市普通小学110名儿童,完成经过文化适应性分析的初始问卷,进行预测验。以每个项目被试得分与问卷总分做积距相关,作为项目鉴别力指标,分析结果表明,问卷项目得分与总分相关均显著,因此予以保留;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说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经过文化适应性分析和预测验,问卷保留16个题目,其中道德和混合情绪理解各3题,情绪原因理解4题,情绪调节理解6题。

2.3 研究程序

测试前,先对3名主试进行统一培训,包括讲解指导语、测试时间、测试要求及注意事项等。施测时,配备1名手语翻译,保证其详细学习测验的过程、注意事项等。

对听障儿童实施个别施测,由1名主试以故事为单位

向儿童呈现问卷内容。同时,手语翻译用手语向儿童解释故事内容,辅助图画帮助儿童了解问卷的要求和故事的意义。在每个故事结束时,要求儿童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情绪进行预测,并在既定的备选答案中选择。儿童指出所选答案,由主试进行标记。

对普通儿童施测,由3名主试同时进行,首先向儿童详细讲解问卷的要求和注意事项。测验时以故事为单位,在儿童阅读故事内容后,主试再讲解一遍故事内容,并配合故事中的图片,保证儿童了解故事内容。随后,要求儿童对故事中主人公可能表现出的情绪进行选择。

完成整个问卷大概需要30分钟。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听障儿童与普通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比较

以儿童的听力状况为自变量,两类儿童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听力状况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水平存在显著差异($F(1,306)=10.660, P=0.000$),听障儿童的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普通儿童。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听力状况儿童的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表达规则理解水平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F(1,306)=22.112, P=0.000$; $F(1,306)=10.534, p=0.001$; $F(1,306)=10.074, P=0.002$),听障儿童的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水平均低于普通儿童。

3.2 不同年级和性别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比较

以年级和性别为自变量,听障儿童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年级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的差异显著($F(3,153)=4.939, P=0.000$),不同性别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的差异不显著($F(1,153)=0.943, P=0.422$),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153)=0.703, P=0.706$)。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年级听障儿童的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的差异显著($F(3,153)=2.958, P=0.034$; $F(3,153)=4.836, P=0.003$; $F(3,153)=7.234, P=0.000$)。

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在愿望理解方面,幼儿得分显著低于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P<0.05$; $P<0.001$),一年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P<0.05$; $P<0.05$);在信念理解方面,幼儿和一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一年级和五年级听障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情绪表达规则理解方面,幼儿得分显著低于一年

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P<0.05$; $P<0.05$; $P<0.001$), 一年级、三年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五年级($P<0.05$)。

3.3 父母不同听力状况的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比较

以父母听力状况(父母全部听力正常和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听障)为自变量, 听障儿童愿望理解、信念理解和情绪表达规则理解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父母听力状况听障儿童内部情绪理解差异不显著($F(1, 125)=0.140, P=0.936$)。

虽然父母的听力状况对儿童内部情绪理解及其各成分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父母为听障的儿童在内部情绪理解及其各个成分上的得分均高于父母听力正常儿童。

4 讨论

4.1 愿望理解

听障儿童对愿望的理解和普通儿童一样^[13]。使用故事任务对6~11岁听障儿童进行研究, 听障儿童在使用愿望解释故事主人公的情感状态方面与年龄匹配的普通儿童没有区别, 只是愿望归因较多而信念归因较少。推测这是因为听障儿童的日常对话困难较多, 致使其优先强调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本研究发现, 与信念理解相比, 听障儿童更多地运用愿望实现与否解释主人公的情绪反应。但听障儿童愿望理解的表现显著低于普通儿童, 这和Rieffe等^[13]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本研究的愿望理解任务要求听障儿童推测故事中主人公的情绪, 而Rieffe等研究的任务是要求听障儿童预测自己的情绪反应。无论是普通儿童还是听障儿童, 首先都是发展自我社会认知, 然后才是他人社会认知, 对愿望的理解也是如此。

本研究发现, 听障儿童愿望理解的成绩低于普通儿童, 但愿望理解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 这和普通儿童的发展顺序一样。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 本研究被试年龄跨度较大, 幼儿年龄的下限为4岁。第二, 本研究听障儿童不仅包括后天手语听障儿童, 也包括使用人工耳蜗儿童。在使用口语儿童家庭中, 父母对手语的运用程度不一。手语不流利的父母在与听障孩子交往过程中, 往往只能简单告诉听障儿童发生了什么, 很难解释事件和情绪发生的经过, 尤其是与情绪过程有关的交流。这些内容不易交流且相对耗费时间, 因而口语儿童很少有机会在语言环境中获得此类信息, 造成其对心理状态和过程的理解水平较低, 愿望理解水平低下。第三, 本研究中愿望任务难度较大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复杂的愿望任务会对普通儿童造成困难, 听障儿童也是如此^[14]。第四, 听力损失水平可能是造成听障儿童对心理状态理解能力不足的原因。本研究被试的听力损失都是90 dB以上。重度听

障使他们几乎听不到声音, 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日常交流(daily conversation), 影响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 使其无法理解不同个体对于现实有不同的愿望和信念。第五, 听障儿童很少进行角色游戏, 角色游戏对儿童理解他人的情绪有重要作用^[15]。

本研究结果显示, 听障儿童对愿望的理解水平高于对信念的理解水平, 原因主要为: 首先, 由于听觉信息的丧失, 听障儿童知识经验的构建与普通儿童不同, 加之缺乏与普通儿童的交流, 造成其日常对话困难。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在交往中首先强调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策略, 更多关注事件结果是否可以顺利实现, 即关注愿望的达成。其次, 愿望任务的结构较简单。愿望和信念关键的区别是信念可以与现实不一致, 而愿望只是程度高低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 这些愿望或多或少可以被其他人接受。但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 并且只能有一个信念是真实的。听障儿童仅关注期望的实现与否, 不考虑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期望。因此, 无法理解并不是由于期望是否满足而引发了情绪, 而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事物的信念不同,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情绪。

4.2 信念理解

本研究发现听障儿童对信念的理解水平低于普通儿童, 可能的原因是普通儿童和听障儿童对心理状态和过程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听障儿童从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 语言发展受到影响, 再加上家庭成员不精通手语, 交流较少, 使他们没有机会了解和体会他人的心情, 因此听障儿童较普通儿童更难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和过程^[16]。在对情绪情景中他人情绪的推断上, 听障儿童更倾向于在自己对当时情景判断的基础上, 预测和推断他人的情绪反应, 较难理解他人对当时情景的看法可能和自己不同, 也就是较难理解以信念为基础的情绪判断。随着听障儿童和父母以及同伴交往的不断深入, 他们对信念的理解能力不断提高^[17]。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障儿童的信念理解水平也不断提高。

此外, 听障儿童错误信念理解水平较低是影响其信念理解的因素之一。幼儿的错误信念理解水平和其情绪理解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18]。这一观点得到国外研究的支持。Peterson和Siegal针对26个5~13岁后天手语听障儿童(家庭中父母和兄弟姐妹听力正常、入学后正式接受手语训练的听障儿童)的错误信念测试研究发现, 只有不到10%的听障儿童通过了错误信念任务^[19, 20]。Terwogt等^[14]探讨了11~12岁听障儿童在错误信念情景中的谈判策略, 发现普通儿童往往会内隐地摆脱自己的愿望而考虑具体情景, 听障儿童却始终强调自己的愿望, 甚至认为母亲应该完全意识到孩子的愿望。他们在考虑

问题时更关注自我内在而不考虑他人的真实信念。他们经常争论,却无法针对争论对象提供新的信息^[15]。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听障儿童在考虑问题时以愿望优先的特点,对情感的理解水平和解释都与普通儿童有差异,在理解他人情感时存在困难^[13]。大多数听障儿童掌握错误信念时间比普通儿童迟10年,仅有28%的4~16岁后天手语听障儿童通过了错误信念测试,其中13~16岁听障儿童的通过比较高,达到60%^[19]。本研究仅有超过半数的五年级听障儿童可以较好地理解信念,印证了Russell等研究。

虽然6岁儿童可以理解情绪情景和特定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极少用信念解释他人的情绪。儿童10岁开始较多地运用信念作为解释情绪反应的原因^[21]。可以很好地解释本研究听障儿童较多使用故事中主人公愿望实现与否解释情绪,而较少运用主人公的信念解释情绪的原因。

4.3 情绪表达规则理解

儿童主观体验到的情绪与表现出的情绪不一致,且在表现的情绪符合社会期望和当时情境。本研究发现,听障儿童情绪表达规则理解水平低于普通儿童,幼儿和一年级听障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三年级和五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听障儿童对表达规则理解水平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之中。这和普通儿童的发展过程一致,但是听障儿童发展速度较缓慢,甚至小学五年级的听障儿童也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9岁以上普通儿童可以自如控制地自己的情绪表现^[22]。

关于儿童情绪表达规则认知的性别差异,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出统一结论^[23,24]。本研究发现,虽然女生的表现略好于男生,但听障儿童在对愿望、信念、表达规则和内部情绪理解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关于表达规则研究中对性别差异问题结论不一致,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由于情绪表达存在性别差异,导致不同性别儿童依赖于特定的情绪类型。男孩倾向掩饰痛苦的情绪,而女孩则更可能隐藏愤怒^[25];另一方面,女孩更有可能以自我疏泄或直接表现的方式处理消极情绪,以寻求并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男孩则较少寻求情感支持和帮助。这种差异源自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期望不同,从而导致其表现不同情绪时,动机水平有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1] 张春晓,刘文,邵姝姝. 幼儿情绪能力发展与母亲气质、教养方式的关系[J]. 学前教育研究,2015,243(3):10-16.
 [2] 孙喜斌,于丽玫,曲成毅,等. 中国听力残疾构成特点及康复对策[J].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08,7(2):21-24.
 [3] 王娟,王维宇,沈秋苹,等. 学前聋童和健听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比较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18,214(4):32-39.
 [4] 马谱,邓婷,陶云. 听障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研究进展[J]. 中国学校卫

生,2021,12:1912-1915.
 [5] Pons F, Harris PL, de Rosnay M. Emotion comprehension between 3 and 11 years: Developmental periods and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1(2): 127-152.
 [6] 徐琴美,鞠晓辉. 9~11岁儿童对失败学习情景的情绪反应和情绪表达研究[J]. *心理科学*,2005,28(2):447-450.
 [7] Peterson CC, Siegal M. Changing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 Deaf, autistic and normal children's concepts of false photos, false drawings and false beliefs[J].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8, 16(3): 301-320.
 [8] Peterson CC, Siegal M. Representing inner worlds: theory of mind in autistic, deaf, and normal hearing childre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 10(2): 126-129.
 [9] Russell PA, Hosie JA, Gray CD,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mind in deaf children[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8, 39(6): 903-910.
 [10] 赵欣. 听觉障碍小学生情绪表达规则认知能力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4.
 [11] Metcalfe ET. Perception of speech, music and emotion by hearing-impaired listeners [D]. Sheffield: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7.
 [12] Kusche CA, Beilke RL, Greenberg MT. Kusche affective interview-revised[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88.20.
 [13] Rieffe C, Terwogt MM. Deaf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Desires take precedence[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2000, 41(5): 601-608.
 [14] Terwogt MM, Rieffe C. Deaf Children's Use of Beliefs and Desires in Negotiation[J].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4, 9(1): 27-38.
 [15] Brown PM, Prescott SJ, Rickards FW, et al. Communicating about pretend play: A comparison of the utterances of 4-year-old normally hearing and deaf or hard-of-hearing children in an integrated kindergarten[J]. *Volta Review*, 1997, 116(99): 5-17.
 [16] Rimmel E.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signing deaf children[J].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2003, 64(3): 1526.
 [17] Woolfe T, Want SC, Siegal M. Siblings and theory of mind in deaf native signing children[J].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03, 8(3): 340-347.
 [18] 陈英和,崔艳丽,王雨晴. 幼儿心理理论与情绪理解发展及关系的研究[J]. *心理科学*,2005,28(3):527-532.
 [19] Peterson CC, Siegal M. Deafness, conversation and theory of mind[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5, 36(3): 459-474.
 [20] Jackson LA. Language facility and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deaf children[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1, 6(3): 161-176.
 [21] Harris PL, Olthof T, Meerum Terwogt M. Children's knowledge of emotion[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81, 22(3): 247-261.
 [22] Jones DC, Abbey BB, Cumberl A. The Development of display rule knowledge: Linkages with family expressiveness and social competence[J].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4): 1209-1222.
 [23] 周姊毓. 聋校初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特点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2.
 [24] Carolien R, Evelienb, Advae, et al. Friendship and emotion control in pre-adolescents with or without hearing loss[J]. *J Deaf Study Deaf Educ*, 2018, 23(3): 3-3.
 [25] Zeman J, Garder J. Display rules for anger, sadness, and pain: it depends on who is watching[J].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3): 957-973.

收稿日期 2022-07-06
 责任编辑 薛 静